

孝經衍義

孝經衍義卷十八

衍教所由生之義

政

論語子曰。爲政以德。

臣按朱熹集注。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

之不正也。以正之理言。道之以政。謂法制

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言禮則兼樂。而政刑亦不可以偏廢。

故朱熹以爲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

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

也。臣以經義處之。則孝又德之本矣。故夫

子對季康子言孝慈。對或人言孝友。皆本

之本也。

子路曰。

孔子弟
子仲由。

衛君

出公
輒。

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齊夢龍曰。祖非禰也。而禰之。

輒繼靈公。
是禰其祖。

父非

讐也。而讐之。

輒拒其
父蒯聵。

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

之。

衛人
君輒。

名之不正。孰大于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祖禹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臣按政者所以教人德行道藝者也衛輒

以子拒父是孝德先虧以言乎序則紊亂昭穆以言乎和則稱兵犯順不序不和則

所以施之法制禁令者皆妄矣。其何以糾其不率。勢必至于淫刑以逞。故爲政之道。以正名爲先。于凡事皆然。而在衛爲尤亟矣。春秋書衛世子亦正之之一節也。

子張問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

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張栻曰。惠不費。勞不怨。施于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于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

臣按仁卽孝也。欲仁得仁。是因親教愛。因

嚴教敬。政之不肅而成者也。張栻以欲仁

爲本。可謂知政之教所由生矣。然所謂惠
不費。勞不怨。是養民之政。力役師旅之政。
博愛者之不敢惡于人也。泰不驕。威不猛。
是正直其心以爲政。祇被其身以出政。廣
敬者之不敢慢于人也。是以謂之德教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
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
去聲納之吝。謂之有司。

臣按四者。賞罰之不當也。不教而殺。是國

家無政矣。故虐爲首惡也。不戒二句之義。

宋儒謝良佐言之詳矣。曰。古者以五戒先

後刑罰。

周官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二曰誥。三曰禁。四曰糾。五

曰憲。先後猶左右之也。

所以警昏愚。懲惰慢也。戒之

旣至。然後可責成矣。不先戒之。彼且烏知

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令

嚴者。欲其不犯。聚衆以視之。垂象以曉之。

讀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

可得乎。如是而致期焉。期而不至。則罪之。

是罔民也。若夫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而列
在四惡者。澀縮靳惜。致誤事機。有功不賞。
與無罪而誅。均非國政也。揆厥所由。則是
敢于惡人。敢于慢人耳。此四惡之所以必
屏也。

孟子齊宣王

姓田氏。名辟疆。

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泰山。

明堂。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詳見嚴宗廟。

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

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小雅

正月之篇。哿

工可反。可也。

矣。富人哀此煢獨。

臣按九一世祿。關市澤梁之政。行之平日。

則四民皆有所養矣。惟煢獨之人。則無四民之業。故當治世。則待澤于王者。當亂世而不勝困悴。甚可哀愍。如正月卒章所云。

也。明堂爲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如耕者九一數大事。非是巡狩時。始布于諸侯者。蓋以視察諸侯之政。如何應行慶賞。如何應有威讓。如漢法部刺史奉詔條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

條問事也。

六條。一條。疆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

石不奉詔書。遵奉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屬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詆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侍怙榮勢。請

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則所云。
附豪疆。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

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亦是抑豪右。卹貧
弱之意耳。若乃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
養。亦在平日。不待坐明堂。朝諸侯。而後發
此仁政也。西銘曰。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
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有
文王之心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朱熹集注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

教號令。不及于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

朱熹又曰。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于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于上。而詩降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

臣按詩之二雅。西周盛王之政。教號令也。天保治內。采芻治外。凡朝聘燕饗。治兵振

旅之事。以其成規定制言之。則爲禮樂征

伐。

大刑也。故唐虞兵刑一官。

以其戒誓禁令言之。則曰

政。王者之用禮樂。有政以教其必爲之。王者之用兵刑。亦先有政令以教其必不爲之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蓋二雅之世。春秋以前也。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曰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曰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又曰。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政之爲禮樂征伐也。審矣。春秋思采薇天保之盛。而不可復見。因魯史而舉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大夫陪臣。所以僭禮樂。專征伐者。還之天子。不得已也。蓋君天下曰天子。惇典庸禮。命德討罪。至公無私。正己以正人之不正。罔不率從。莫不震疊。其義存乎教天下。而大權不可以下移也。隱二年。書曰鄭人伐衛。說者以爲諸侯專征伐之始。謹始慎微之。

意于是乎在矣。自是以後。日尋干戈。用相報復。五伯代起。狎主齊盟。人稱斯師。彼善于此。天下但見有兵爭耳。雖有大禮盛樂。在上者錫非所錫。在下者據非所據。人而不仁。無如之何。迄于晉之悼公。三駕復楚。幾與首止。河陽爭烈。而其事乃在盛衰之際。春秋于溴梁之盟。特書曰大夫盟。夫子之意。以爲所由來者漸矣。若夫寶玉大弓之竊。是盜而已。春秋于事之失未遠者。猶